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339/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5.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五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愛禮先生集十卷

〔明〕劉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坦齋劉先生文集二卷

〔明〕劉三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賈緣刻本

八二

朱一齋先生文集前十卷後五卷廣遊文集一卷

〔明〕朱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二十二年朱維鑑刻本

一七四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六卷補遺三卷文集六卷

〔明〕張適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王氏十萬卷樓鈔本

二六四

重刻秣坡先生文集八卷首一卷

〔明〕黎貞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光緒元年重刻本

四〇五

竹居集一卷

〔明〕王珙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六年王氏十萬卷樓鈔本

五二五

海叟集三卷

〔明〕袁凱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元年刻本

五三九

愛禮先生集十卷

〔明〕劉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愛禮集十

卷《提要》

愛禮先生集

文章闢乎世教迺可傳然非學之正而醇於道者不足以語此六經語孟而下諸子百氏各以其所長為文麗句宏詞膾炙人口非不工也求其學之正而希畔於道者蓋鮮宋大儒周程張朱數君子出學宗語孟六經粹然一出於正其為文章整切實莫非道之攸寓卓乎不可尚矣子朱子守吾漳時北溪陳先生親炙其道師友正學淵源稱于今弗衰

聖朝洪武初鄉先達愛禮劉先生負剛大之氣加以向學踐履之功私淑北溪而祖述乎朱子之道有得焉事親至孝動以禮法自持家貧授徒為養雖躬事井臼而非義弗取脩六禮正家法閨門之間斬如也嘗以俊秀被徵以侍親故力辭而歸學于

三山趙彥進氏造詣益深既而後赴
京試策第一擢拜都御史論事蹇諤每出
人意表無何竟為權奸所擠謫居遠方齋
志以淡無恙言所著詩文一帙予家藏之
父浙藩參政林君進卿讀而愛之謂有國
世教請序以永其傳竊惟文所以載道而
學所以明人倫先生博極羣書清脩苦
節致力於事親脩身而推以及人俯仰無
愧怍焉是宜發為文章平正通達其味無
窮如楠支吾說推而至於扶植綱常見在
棲記見其思不出位無入而不自得斥異
端剔辯淫祀之非正名分則謹稱謂之辯
他如鄉飲禮儀學規中庸說與凡詩歌書
劉之類若布帛菽粟切於日用之常不事
追琢絳繪而道德性命之理具焉謂非學
之正而深於道者能之乎誠足以繼前脩

迪後進而於世教不特小補焉者烏可以不傳耶先生諱駟字宗道自號悔怍子內
人私謚曰愛禮先生云
弘治六年癸丑春三月既望
賜進士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致仕後學林雍
蒙庵序

愛禮先生集目錄

是集乃漳之縉紳大夫家所藏未嘗彙次成編
傳寫之誤至有不可讀處僭敢訂正一二釐為
十卷然皆先生家居在鄉校時所作被徵拜官
之後

御試策與臺諫章疏無一存者蓋先生立

朝未久即遭塞屯謫居派離以至易簣無門生
故吏為之收拾故爾以先生學問之富其所著
述宜不止是後有得者當續增入焉

卷之一

雜著

楠支吾說

見在樓記

養鵞序

淫祀辨

稱謂辨

卷之二

雜著

跋陳道源親受江西劉氏家傳地理書

雜贊

交譽

鄉飲禮儀

來學者

學規

卷之三

祭文

謁陳北溪先生文

改易神主祝辭

修郭彥吉除淫祀告文

祭誠之文

奠門人涂宗達文

哭妻弟蔡生文

卷之四

五言古詩

感興二

即景偶成二

日前有念

題烏石巖

思子望

寄葉遂初六首

賡答鄭文輝

題雲林遊逸圖

安分

古詞長短句

有美人

遠遊歌

惜寸陰

題雲林遊逸圖二

同安嘆

判菜肉爭

卷之五

五言絕句

遊天蓋寺

訪孟直

貧富

自樂

送茶與嘉父先生

七言絕句

閱東山孝子胡提舉詩卷

箒

自警

尋春

澄心

禦欄禮

復真餘

送南溪來訪李許二子

寄李許二子過訪涂明哲心友

即景

愛禮集目錄

三

讀畏禮司馬公論不作佛事有感

上同守侯公

七言律詩

愁夫吟一十三首

卷之六

中庸說

卷之七

書

奉竹逸先生書

奉師凱先生書

答天寶大使劉用蒙書

附劉用蒙書

與純仲書

與約長郭彥吉書

代康汝隆與陳叔迪書

卷之八

書

奉趙先生書

與約長劉嘉父書

寄語蘇元芳

窘中寄信回家

與府掾黃時用書

責門弟郭可載書

與章龍二門弟書

卷之九

書

愛禮集目錄

四

與彥吉郭先生書

代鄒伯原與郭彥吉書

代康汝隆與陳孔章書

不受蘇東齋餘書

辭辟舉家書

責官中友人不陳言救弊書

卷之十

附錄

慎翁先生行狀

附趙先生書

目錄畢

愛禮先生集卷之一

雜著

楠支吾說 杜名

虎溪蘇子用賓自三山以窮歸僕往訪焉拜後叙契闊之情茶畢蘇子出其杖以示僕曰此楠木也始埋沒於汙泥之間予起之揭其朽皮以視乃知可用材也遂因其穹隆曲直大小自然之勢去其舊染截其過餘而為扶老之具乃正執其首之直者仗之曰如此亦可再稍下側執其曲處仗之曰如此亦可又反執其曲下斜殺之處仗之曰如此亦可隨低隨高或上或下皆可撐拄

愛禮集

故號之曰楠支吾親篆勒于杖之額子能議論為予說之僕惶恐曰其何足道乃接其杖而玩之又喜曰是有道理在此號妙矣亦好議論詳之移時忍不能舍欲述之才拙未就且以承顏接辭酬酢禮貌亦不遑也別後懷之不忘茲因書暇粗述鄙意非敢為能文者道聊以講明義理而已而有請教於高明者其筆削焉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吾於楠支吾見之矣蓋陰陽相摩五行順布化生萬物而木得其元之始東方之氣居多以成形成焉而楠又衆木中之輕秀而堅韌者楠之初生有元始

愛禮集

二

之理存焉其榮茂也有亨通之理存焉及其充實堅定也則有利貞成遂之理存焉此天道流行之常而注於楠也不獨天道至於人道率性之理亦近似之其萌蘖生生不已者似乎人之仁也其高下枝幹不亂者似乎人之禮也其大小長短各得其宜者似乎人之義也其曲直斜正不可相掩者似乎人之智也此又由其全體而言之至於支吾者乃楠之一枝之用也斧斤之入山林不知其幾何年孤標之沒泥塗又不知其幾何年楠以沉靜之資抱不朽之材默默不彰一聽乎命與撐梗者伍而混於牛溲馬渤之場孰知其三五尺之軀之可用耶假使不逢巨匠雖有知其可用亦不過免於離椿之需而已寧不枉其材耶安得如今日之汝器日與先生長者相從事哉蘇子以親之漸老力之漸衰出入陟降扶持先後或所不及愛日之誠一喜一懼自不能已故托爾楠為其不測之撐拄也此則蘇子第一段之至意也禮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是也以愚雅之尤有說焉未知養親者欲其觀杖之屏氣無違委曲承順左持右扶無不稱肯朝覲夕覲安否皆悉必務致其親之不至傾跌而後止以支吾已之不孝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杖之盡力匡輔不避艱險不佞不

阿思不出位用之無喜舍之無怨必務致其君之不至
仆危而後止以支吾己之不忠也未知事兄者欲其觀
杖之大小同體上下不僭越默自卑以陪長者必務致
其兄之不至孤立而後止以支吾己之不悌也未知事
夫者欲其觀杖之終身從人不敢自擅卑屈相助無所
貽罹必務致其宜于家人而後止以支吾己之不順也
未知交朋友者欲其觀杖之秉心信實不厭修削好近
耆德不比頑童必務致其五倫有賴而後止以支吾己
之不信也未知睦族者欲其觀杖之無私無我不黨不
偏竭力之餘外無私蓄必務致其總功相保而後止以

支吾己之悖戾也此則人倫之大者其貪生惡死好富
貴厭貧賤者欲其觀杖之無心趨避壽夭聽天一貧如
洗不侵於人必務致其安分以支吾己之貪婪也至於
怙豪黠而欺柔懦以富贍而吞窮困者欲其觀杖之謙
退不爭無分人我簡易自足振衰策病必務致其施予
之惠以支吾己之急難也至於好奢華溺聲色酣酒恒
歌者欲其觀杖之簡素獨醒無聞無親物不能蔽欲不
能動必務致其克己之功以支吾己之喪志也此則人
欲之大者苟不支吾其害尤甚焉雖有五倫之親坐視
其胥相傾覆亦未如之何也夫以一杖之小其功化如

愛禮集

三

此之大何耶愚聞之源之深者其派長體之廣者其用
博雖以一物之微邇其根原乃出於天故有如此之效
也宜矣然物惟得其氣之偏且塞者尚能如此況於人
乎今吾蘇子負拔俗之資挾拯溺之具乃一家能言之
支吾也宜當旦夕陪侍於几杖之末毋讓而楠支吾專
美於爾蘇也使楠支吾致力於前以示其目而吾蘇子
發明於後以警其耳俾一族父子兄弟冠婚喪祭相叙
相保足為入法則爾蘇又為頽風敗俗之一支吾也吾
蘇子其先法乎哉抑又有祝焉諸老成亦須倚信而仗
之願毋恃其尊者多聞習事而蔑視其卑小無能不趨
時不言語而輕棄之則自取仆矣此又是所望於諸老
成之所當知也歲己未秋仲悔作生書

見在樓記

予有見在之樓不費己之財不勞己之力不用己之心
思經營所及而造物者先為我假手創建以待登臨也
其制高低隨宜廣狹得體不拘方向各抱地勢而傑出
乎凡民之屋者也觀夫眼界山川千里不能限入懷風
月歷年而愈佳正乃時時可樂之安所而無待於外求
之勝地也可以讀聖書對上帝可以澄心神遠邪慝人
莫我憂而鮮有能知予之階梓戶牖者也庸夫俗子厭

愛禮集

四

其朴素而自絕仁人志士喜其高明而屢過夫斯樓也
兀居天地間愈久而不朽予亦不敢私有之凡世之高
士與夫後世之同志者皆得以共之也非彼世之極心
殫慮萬死一生微倖一旦之齊雲摘星之類其窮奢極
侈金碧煒煌據為娛已之計其所與樂者不過佞人淫
婦荏苒歲月而已近者一二年十數年中者一世百年
極其久者不過三五百年悉為荆榛麋鹿之場尚遺天
地間無限之恨予自壬子春始寓南靖之馬平閱三月
以俊秀起旅榕城經四月赴金陵住月餘而後三山之
候官叅學趙潘嶼乃癸丑之正月也過半年入永福白

愛禮集

五

面山中歲暮而返潘嶼延甲寅全歲暨乙卯春再入白
面是年冬盡復至漳寓于龍溪之白礁兩辰春客漸山
越丁巳戊午正月轉遷城南赤嶺二月之柳江來至冬
初復赤嶺今年已未仍所寓又不知明年為何方之客
矣若本心自無所見為流離變遷其能不改所好者鮮
矣幸而到處莫不有可寓之所者焉莫不有知己者焉
貧窮顛沛之中莫不有造物而玉成於我者焉予所謂
見在之說者即此數年所歷之所也予一日因閱王元
之所作竹樓記而感發焉然彼以仕宦不翊於奢而作
竹樓可謂能儉其欲而足者矣若予之棲棲貧旅非樂

其所易得者則又反為望外之欲矣大抵人生天地間
果能得乎正學止於義理樂於日用之所遇便自高於
凡類而所見軒豁即猶所居見在皆樓也更待何時何
處始得專為我所有焉况且無窮佳景重疊疊見森乎
心目之間興趣鼎來乎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又曰君
子欲其自得之也而又非彼披鶴擎戴華陽之氣象惟
獨吟詩圍碁者之滋味所可及也於是作見在樓記以
見志云

是年八月又遷于北望猶建

養齋序

愛禮集

六

予欲議婚柰此方無鴈可為贅家禮注雖謂刻木為之
讀儀禮曰贅用生者似亦未當况士用鴈亦攝盛大夫
之禮也且士庶本等之贅有雉與鵠焉故思之以為大
婚之備也友人知予意特贈野鷺一偶事未期暫畜于
書齋之天井也天井之內無杯勺之水天井之傍無咫
尺之地書齋之內予日不過予以一二握之粟而已其
他無所有者鷺之釋于斯始而驚中而疑終而徜徉自
若似有以得手齋中之趣樂其見在所居之位而無望
於外求者也或燥而浴或飢而食或疲睡而縮足或戲
樂而鼓翼逍遙無虞日復一日者矣書齋之前十丈之
地有田田有吳稻田之外有溪溪有魚蝦書齋之門不

羅書生講誦無暇顧使驚歎羨於彼乘閒之間兩奮
翻而無所覓矣驚之所以不為欲之動而去者豈非以
為出此齋之外懼物為己害也歟是以甘心戢翼與于
相從事於此也予每書暇沉默觀之忘移時刻點順者
數次蓋有以得乎其意者驚乎驚乎予固知雲夢之大
瀟湘之廣深澤重數所供無限渠能適爾之快而後與
落霞齊飛是予之志也豈可以陋室蜂窩之間而憇爾
耶然而今昔不同彼此亦異獵夫漁子殺機橫橫漢獨不
見天鵝之肥澤乎驚鳥一擒則膏髓翎毳悉為獵有又
不見野鶻之猛驚乎輪網一翻則繁華輶首而雛母無
依者矣豈其無所見聞耶謂皆無欲所致不可也較於
子驚可謂賢於彼者遠矣予非不欲其並生並育於天
地之間第予之力所不及也亦未如之何也已驚乎驚
乎書齋之中雖無世味之可腴亦有真樂之可玩耳之
聞者無非先王之格言可以化而心目之視者無非先
王之遺禮可以攝而儀象之食者無非集義之餘粒可
以養而膚身之濯者無非日新之餘波可以潔而羽時
無仰愕之憂又無燔炙之苦予非禮義不敢以致爾躬
夫驚以為何如哉驚不能言惟對以意而點首曰既既
以云得其所以矣歲次己未六月日序

淫祀辨

嘗聞祭祀之義惟在於報本盡誠初未嘗有意於徼福
也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
其先亦各以其分之所至而類祭之不取有毫髮僭差
也魯禘周公季氏旅泰山皆不免聖人之斧鉞况其下
者乎蓋自聖學不明異端投隙遂使神人雜揉凡有喪
祭之事貴賤無別悉以設齋造醮詞牒鬼神上自天帝
以至歷代帝王盡欲歆享則是庶人亦得以行郊禘之
禮也彼倡以設齋造醮者欺天罔人罪不容殺如之何
能導入於福乎第以世俗無知既莫能議其非反乃相
帥為之崇奉以玉皇天尊君王侯伯仙佛將帥圖形塑
像列事于鄉閭家室殊不知其所謂神佛類多出於佛
老之徒杜撰之輩其虛捏假設之神未經聖賢排斥者
有之遠夷害道之佛已經聖賢排斥者有之或忠臣義
士之神理宜配享元勳者有之奈何流俗無知但聞曰
神一槩屈伏誦讀再不敢與之論是非窮所自也如其
所謂玉皇天尊者彼豈知天即理也以主宰而言謂之
帝安得有其人耶敢以用智自私脅人起敬遂捏其人
冠冕旒衣袞服或以道裝真若有人坐於九霄之上此
其誣罔也無疑矣謂君者不可枚舉似吾漳白蕉人昔

有吳本者今皆以為慈濟真君矣蓋君者主國家治百姓之人也安得外倫理之人而謂之君耶其吳本者世代相傳以為生不茹葷不事家業不屑於人倫惟以捐藥濟世為心鄉人德之故祀焉卜基得瓦缶鄉里以為神後又揚靈挽舟賑乏擁兵禦寇此其事迹也因而請于前朝屢封其事載于清漳志矣殊不知生不茹葷乃邪僻之人不事家業乃游食之人不屑於人倫乃方外之人也方外之人害道傷教惡可崇奉哉其所謂醫者又無所考良方善技無一傳于世惟以妖術行符呪水而已其入如此死亦不靈與草木同腐矣又焉得有擁

愛禮集

九

神共挽舟穀之事耶此皆不識鬼神情狀杜撰之流好事捏怪以誑先朝禮官庸陋受賂欺罔而竊封焉或謂得瓦缶一節豈非神乎曰不然今亦安知其非杜撰之徒虛捏之欺如真有之亦乃妖由人興之說想其時人之心疑惑別有一等強魂滯魄而藉憑之以竊祭祀必非吾道之英靈也其真君之事既已如此再有護法真官仙姑趙帥康王張公聖者之類不待辨而自明矣若此者是皆虛捏假設之神未經聖賢排斥者之謂也今者廟貌遍於鄉邑香火通於士庶惜乎狄公不生無人為之一洗也非惟人家不得以崇奉之在祀典亦不宜

載之也又如釋迦者乃胡神也始以緣業因果誘人為善又設天堂地獄以怖之其說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其時中原文獻已盡讀書者不識聖人之學往往為之鼓惑又且昏君庸相皆崇奉之是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間有英才出於其間則文以老莊浮誕之說妄指真空以為大道屏絕人倫夢幻天地舉世皆以為非聖人莫能及遼遼千載間惟有唐之一韓子始斥其為邪也迨乎有宋真儒繼出排斥似是之非悉闢于經歷歷可考竊嘗推其意而辨之其所謂前生今世之緣業者謂今生所受之禍福即前生所積之善惡

愛禮集

十

也今生所積之善惡又為後生所報之禍福也又謂生前所積之善死後則升天堂生前所積之惡死後則入地獄今詳其說自相反而不通耳其曰生前今世之報應又何用乎死後之天堂地獄耶既有死後之天堂地獄則又何用乎前生今世之報應耶且天地之化生生不窮前者過後者續無一息之停亦不過消長之理而已惡有既死之氣又為後來方生之人耶此其前生今世輪迴之說誣罔也無疑矣又天地之形舉目可見離地一毫之虛者即天耳上而至於千萬里萬萬里不過虛空之氣積聚成形也而黑與日光合其色蒼蒼然耳

彼天堂何所托乎離上一毫之實者即地耳下而至於
千萬里萬萬里不過沙石水土而已積厚成形也其窮
極則為天氣旋轉而擊立之耳彼地獄何所藏乎此天
堂地獄之說誣罔也無疑矣其所謂迫者必欲絕夫婦
之倫無父子之親去君臣之義然後以為割絕俗緣又
以天地萬物為幻夢皆歸之空必期身如槁木死灰然
後已是以面壁終身以為透過此關乃為得道殊不知
道者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其道則謂之無極既有天地
萬物之後其道則不離於天地萬物矣凡人生於天地
之間生我者為父我生者為子主我者為君我主者為
臣先我者為兄後我者為弟配我者為妻我配之者為
夫比類者為朋友有此五等之倫便有五倫之道為父
者慈而子者孝君者仁而臣者敬兄者友而弟者悌夫
者和而婦者從為朋友者之信此皆性分之所固有職
分之所當為而不得不然者也其生也無食則飢無衣
則寒是以農桑之務作無教則不治則亂是以禮樂
刑政之典興其死也無衣棺墳墓則身屍臭腐而暴露
是以喪葬之禮行焉無主重祠則魂氣游散而無歸
是以祭祀之禮行焉是人事之所必有禮法之所當為
而亦不得不然者也生則盡生之道死則盡死之道生

順死安無毫髮之遺恨也夫人生不能無生既有生不
能無死雖天地之大草木之微亦不能無死死之後不
能復生自夫無極之理動而陽靜而陰陽變陰合而生
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乃化而為萬物之男女男女構
精則形化而無窮矣其時之天地萬物與今之天地萬
物無一之不同也且彼佛者無知妄作身在天地萬物
之中而常妄意於天地萬物之外且以百歲為限而未
死徒以意見之差甘心隱忍不肖於人事口必欲食而
不親稼穡身必欲衣而不親蠶桑心必思親而強不事
父心必畏亂而強不忠君情必好色而強不娶妻身必
資用而強不干利若此數者是皆人心之必有而道心
之不可無彼皆一切以為人欲而割絕之又恐耳目有
所接故入深山窮谷之中以遠人世終朝面壁迨其氣
血之愈衰意見之愈堅乃自喜其得道吁是可歎也道
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又何必苦心極力用智自私而遺禍於後世
乎獨人之父孤人之子鰥人之夫寡人之妻覆人之宗
絕人之後破人之家亡人之國誤人之生焚人之死蔽
聖賢之道塞仁義之源皆出於老佛氏者又如觀音者
乃女子之佛也其始末不可得而詳姑因其圖之迹而

論之大抵以為王者之女不願出嫁以為高是以佛家收之皆為得道之人也殊不知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人倫之首焉可以不嫁而謂之高耶婦人之道在家從父父既主之而不從乃不孝之女也又焉得以忤逆之女而謂之高耶蓋因聖學不明世俗好怪亦為佛氏所誤故也其佛者大端畧節如此又如支流餘裔分為明教白蓮之類大抵不出於佛氏之科曰妄誕之作為不待教辨而自明矣若此者是皆遠夷害道之神已經聖賢排斥者之謂也惜無人繼三聖除其教焚其書毀其居之為恨耳非惟一家一時之

愛禮集一

主

害抑亦天下萬世之害也間有如關元帥者即漢之關羽也張元帥者即唐之張巡也靈著王即唐之陳元光也其人忠義激烈顯於當時其威靈昭赫垂於後世若此之類是皆忠臣義士之神理宜配享元勳者之謂也然而關公宜血食於荆蜀張公宜血食於睢陽亦不如老氏之流道陵之黨擅之為護法之將而徧祀於別境也惟陳君則吾漳之所當祀也只宜有司立廟設主門戶謹嚴為閑有節而祭祀以時焉亦不當塑畫他人浪子之相高大者身丈餘小者不盈尺又有雕刻木像動以樞機冠以真冠衣以真衣縱放男女雜聚祈賽牛巷

鮭村偏立行祠其侮玩之也亦至矣使陳君有靈想必於冥冥之中自笑而且歎也若此等之神生則不止如藩帥太守之氣象坐則公廨衙門吏卒擁衛門禁森嚴行則高車駟馬武夫前導從者夾馳平常之人見之不敢仰視無故而入其門者有律有罪而犯其法者無赦公明正大可畏可敬惡可干以私耶禁之何死後為神從汝愚夫愚婦奉之於窮廬敝屋之中而享汝隻雞壺酒之祭又且曲聽汝貪淫偏私之禱而錫不經之福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吁下愚之人不可與言而知書之君子亦可以少悟矣或者謂先代相傳以事之後之人有所不忍而除豈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之說歟曰不然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蓋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然則三年之後亦漸可改矣今之君子之本心猶在於明暗之中而不能無惑反乃以三年無改之說而自蔽焉此非小人之過也必文欺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誼也見義不為無勇也其淫祀之人歟

稱謂辨

予友陳子確從予遊之越月乃端肅奉其父子族人之名字圖請於予曰硯之族家世務農嘗編役戶至今之

世宗人兄弟皆從俗以幾官聽人稱謂其兄弟間一二頗有識者與疏之見自揆不宜當黨家父欲辭其稱矣然世俗陷溺日久人莫我知今皆為成號矣又名字間多有未安者顧先生為疏辨其是非以定其名實也予曰大哉是請乃予夙昔之所不平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豈非此歟子嘗考諸經傳自堯舜而下君臣自稱則以名而官稱則以帝以四岳牧伯則其字或曰伯曰仲而已而其子孫有國者則以爵稱其他士庶人之稱亦以名而已其字未有聞者也夏商之世君臣惟天子謙降官稱王其他

卷之五

卷之五

大槩與唐虞相若至周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正名分定器數上下稱謂始定而不敢有毫髮之僭差也天子仍舊曰王之子曰王子孫曰王孫五服之官曰公侯伯子男其諸侯之子曰公子孫曰公孫然皆必有名曰某名必有字曰伯某仲某叔某其他支子為大夫士亦各以其官稱名字則與之同矣想必庶人無官難以官稱亦只其名字而已迨春秋戰國之世王綱不振諸侯擅名如楚乃子爵僭稱王韓趙魏大夫也賂為侯沈諸梁縣尹也僭稱公其他紛紛不可盡紀至秦漢而下尤不可言陳勝賤傭也一旦僭稱為王悉達胡羯也後世

妄稱之為教主張道陵妖士也後世妄稱之為天師則是今之庶民排門遍戶僭稱為幾使幾官幾郎者其弊之來亦有自也蓋今之稱謂者原其所自多由其祖先嘗出仕如為直省舍人者或大官子姓多初試為舍人之官者則諛者皆以舍人稱其未仕之子姪後皆以次稱為一舍二舍也或為大使副使之類者則其子孫弟姪遂以使為通稱乃編一二以次之曰一使二使也如為春官卿夏官卿之類者則其子孫弟姪乃稱曰一官二官也如為承事郎將仕郎之類者其子孫弟姪乃稱曰一郎二郎也或有祖先於平民中拔萃而為儒者衆

卷之五

卷之五

乃以秀才之稱美之也遂因之為標的之號乃期子孫弟姪之立志者故稱之為一秀二秀一才二才也若此者雖未盡合理亦少有根蒂然源於此遂忘為字之稱矣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其出仕與秀才者世代漸遠亦當知自謙損也奈何食祖之餘田冒祖之餘號覲然無愧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扣其所蒞目不識寸腹無點墨口不道忠信之言心不存仁義之德蠶食于世亦可哀哉曾不愧其祖先之光華耶衆皆不以彼為可耻而反慕其虛尊奇懿之稱動輒曰幾舍人幾官人曰幾郎幾秀幾才者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至使強

梁愚詐之民不知安分惟利是圖或乘季世之亂遂據城邑鄉寨恣逞豪強殺戮無辜欺壓衰弱包并田產以此發迹為舍為使之祖者或棄祖先墳墓之京師匿近權要求哀乞憐而得一資半級臨民之際惟行私意詐民財營產業而遺子孫以此發迹為舍為使之祖者或居城邑交結官吏保管里胥變亂是非私通財賄刻落餘剩放利生息輾轉致富則置產業而遺子孫以此發迹為使為官之祖者或為商賈居販物貨乘時索價欺心昧理成家致富放利生息營置產業而遺子孫以此發迹為使為官之祖者如此類者子孫若頗有見知其

貧禮集

十七

非理所積罕猥可耻與盜賊乞丐無殊曾不如齊人之妻妾相聚泣于中庭更安忍冒其偽使偽官之稱以彰其祖先之醜以為榮而驕人耶或有勤勞畝畝節儉為生敝衣惡食以終身累代所積餘貲亦為放利生息之計輾轉日久亦能致富遂增置產業以遺子孫以此發迹為使為官之祖者若此者雖其所為未盡合理比於上項數等又不可同日語也然既富之後子孫必至安逸優游安逸優游則耻其父祖之鄙賤而慕其官使之為貴反師之以相稱也殊不知其稱謂幾使幾官果出於等級之正耶我當自揆已分安敢曠等以僭之也果

出於紛亂之不正耶我當自守其字又何敢眩惑雜之以自汙也不學者固不足辨讀書知禮者亦當有所分別也吁弊也久矣孰能知自愧耶今吾友與乃兄輩能自訟其過其亦邁人遠矣故自今仍于所具之名字以及見在者再為更定後當確守之以雪往日僭稱之謬乃父仍其名曰顯先字德卿其卿字有涉於公卿之卿似乎僭今輩之數其次序乃人之第四子也今定其字曰季德乃初從長兄先名斗字宿甫其宿甫之親弟先名曰奎字正甫蓋斗字宿字奎字皆星宿之名也似於禮有犯記曰名子者不以日月不以星辰此之謂也故

今愛禮集

十六

今仍其斗字之文而改其義以為量名又取其類之器而字之曰伯庾其親弟之名奎仍其音而改其義為主以名之蓋圭者器之貴重而通信者也宜執之而勿失焉今字之曰叔秉以革舊字之宿甫正甫也又從兄仍其名曰秀者先字曰仲實蓋仲實乃居長用仲字非所宜也今革之加以伯字曰伯實伯實之親弟仍其名曰良先字仲貴其貴字有貪得之病當辭之今因其名以起義而字之人之良善者多失之懦故用剛字以輔之亦猶寬而栗之意也更字之曰叔剛今子確先名仙保已字宗道矣家人惟保名單字呼之奈其族昆弟皆以